

院门口的麦香

——我与济宁州西门大街的乡愁记忆

王强(东营)

我今年六十有余,童年最温暖的时光,便是上初中之前,偎在奶奶身边,听她讲西门大街王家馍馍铺的旧事。这些从亲人口述、乡邻闲谈里拾来的记忆,再加上成年后翻阅济宁地方志,研读乔羽、李成年、贾锡英、李木生等文化名家的回忆录,一点一滴镌刻于心。

奶奶在我上初中时便离开了,母亲今年也已是85岁高龄。故人或远或去,但老济宁州、古任城的文脉与运河,永远刻在我心底。

老辈人常说济宁城小巧精致,民谣代代相传:“南门到北门三里三,东门到西门二里二。”带“口”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顺口溜朗朗上口,道尽古城格局;还有民谣唱尽昔日盛景:“济宁州,太白楼,城里城外买卖稠;一天门,南门口,吃喝穿戴样样有。”寥寥数语,道尽运河之都的繁华。

当年济宁西门大街商号云集,南门大街茶楼酒肆遍布,更有中华老字号玉堂酱园坐落于南门口运河岸上,由济宁孙氏家族购得并发扬光大。孙家是清代顶级望族,时称“孙半城”,四世簪缨、累世翰林,孙玉庭官至大学士、两江总督,与林则徐结为忘年之交,携手治理河务、造福百姓。玉堂酱菜曾获慈禧御笔“京省驰名 味压江南”,乔羽先生一生钟爱,为家乡滋味添了几分文气。

财神阁一带名人聚居,词坛泰斗乔羽故居就在东门里财神阁街冯家大院,与吕氏公馆相邻。他笔下《思念》里的蝴蝶,正是为老宅的二嫂所作,一首短歌,道尽古城人情温度与烟火温柔。吕氏公馆(吕家宅院)主人吕德镇,家族实业遍布运河两岸,人称“吕半城”,宅院规模宏大,是老济宁标志性豪门大宅。此外,爱国将领冯玉祥之母、文化大家冯骥才之母均为济宁人,二人皆曾带着乡愁回乡寻根,让运河文脉多了几分牵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门大街,西起西门萃成门,城门之上思麟楼巍峨矗立,匾额题“汶济澄清”。整条大街由规整青石板铺就,雨天不泥、晴天

无尘。街两旁皆是青砖灰瓦、抬梁木结构的老式店铺民居,多为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的格局。街北是气势恢宏的河道总督署,街南店铺林立,叫卖声、算盘声交织成老济宁最鲜活的市井乐章,修表、理发、药店、饭店、杂货一应俱全,百业兴旺。

济宁自古便是齐鲁重镇、运河之都。李白在此定居二十三年,留下百余诗篇;杜甫数次来任城,与李白携手同游,留下文坛千古佳话,其《任城县厅壁记》盛赞任城富庶繁华。太白楼历经数朝重修,登楼可望运河千帆,是济宁文化地标。明清两代,河道总督署号称“七十二衙门”,林则徐任河河道总督时,就在我家对面衙署办公,并赠济宁名士刘凝辉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此联刻石藏于市博物馆,成为西门大街的君子美谈。

我家就在西门大街路南,正对老衙门,祖辈创立的王家馍馍铺九间门面,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后生意兴隆,是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爷爷王洪亮勤恳厚道,父亲年少便在铺中帮工,天不亮起身和老面、兑碱水、揉馍蒸馍,在满街麦香里长大。

我家后墙便是济宁二中,百年文脉孕育了乔羽、张德广、李成年、高振普等栋梁之才。我至今珍藏着李成年将军赠予的回忆录与“振兴中华”书法,倍感珍重。乔羽在古城长大,一曲《我爱家乡济宁》唱尽乡愁,我家住在运河边、太白楼下,正是他歌中船来船往的模样。

岁月变迁,青石板路变成柏油路,老馍馍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建成无电梯的六层居民楼。当年贾锡英先生为写作西门大街往事,专程走访老街、采访老住户时,曾有老人感慨爬楼不便。老房老街虽已改颜,可院门口那缕麦香,始终萦绕心头。

这缕麦香,来自奶奶的讲述、父亲的劳作、乡邻的闲谈,更藏着我一生难忘的乡愁。它是家,是根,是岁月,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济宁情怀。

圆圆的乡愁

朱芃梅(任城)

马年元宵节,迎来一场难得的春雨。暮色四合,街道两旁的璀璨花灯,在潇潇微雨笼罩下,晕开层层光影,流出朦胧暖意。赏月、观灯、吃元宵,是这个节日亘古不变的三大习俗。我拿出提前备好的糯米粉、青菜猪肉和黑芝麻,准备动手包两种不同口味的元宵。

父亲出生在上海川沙古镇,考上大学后便远离家乡,在济宁工作生活了六十余年,可心里始终牵挂着故乡的那轮明月。从我记事起,他便常常带我往返鲁沪之间,仿佛在一遍遍告诉我:根在何处。在父亲的故乡,元宵被称作“圆子”,堪比北方的饺子,咸甜皆可,个大饱满,吃上三四个即感满足。多年来,上海的家人常送亲手做的圆子,我视若厚爱。

去年初春,上海的八位亲友特意赶来济宁,看望年迈的父亲。沉甸甸的行李箱,塞满精心打包的圆子——煮熟后晾凉,滚上干糯米粉,再用小塑料袋

一个个分装,并仔细束口。那时父亲已有些糊涂,极少与人交流。当温热的糯米圆子送到嘴边,他嘴角忽然上扬,眼睛也跟着亮起来,一句地道的上海话脱口而出:“迭个老好吃个啖(这个东西很好吃)!”说完便急急入口,很快吃得干干净净。旁边的亲友们,有人眼眶红了,有人轻声劝慰:“大哥,依慢慢叫吃,还有交关啖。”

谁说乡愁无处寻觅?它是一粒埋在心底的种子,一碗糯米圆子,便让时光回到从前。咽下的不只是圆子的软糯滋味,更是江南故土的暖意,是刻在骨血里的牵挂。

雨停了,窗外月亮挂在东方,带着一抹淡淡红晕——恰逢一场从残缺到圆满的月全食。极目难望故土,抬头却见同一轮清辉。今夜,这碗伴着春雨与月光的圆子,便是岁月赠予我的最好礼物,是温柔又圆满的乡愁回响。

杏的早春

王冲(任城)

我见过雨湿的杏
不是飘,是醒
是冷雾里擦亮的星
我见过风起的杏
不是抖,是应
是把寂静应成山岭

我见过晨光里的杏
不是粉,是暖
是把露水酿成甘
我见过暮色中的杏
不是落,是等
是把月光开成灯盏

雨会收,风会停
唯有早春的杏
开在薄寒的岭
把残冬,开成清明
把荒坡,开成仙境
每一朵,都在应——
我信,我开,我等

原来幸福很简单

刘红霞(汶上)

仰望蔚蓝的天
深情地呼唤,自由地呼吸
躺在青青草地上屏气凝神
轻嗅芳草萋萋的香味
欣赏一丛不知名的小花

打几个滚儿,伸几个懒腰
偶尔做做梦
哼唱几首小曲儿
遛几道弯儿
对着天空发发呆
瞧蝴蝶翩翩飞,听蜜蜂嗡嗡唱
让自己像个可爱的孩子
就能发现,原来
幸福可以这样简单

等待

王海青(济宁经开区)

细柳
清风
碧波
鸣鸟
多么美好的日子
我却惆怅满胸
一个人
一座桥
都在渴念
一个美丽的邂逅
一段美丽的故事